语用预设概念的误读及修正

谢 韶 亮

(渭南师范学院 外语系,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预设几种习以为常的观点指出预设这些观点的不完善之处, 主要是关于预设的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在理论阐述和实际运用上的误读。并且探讨预设的本体论, 提出可能世界是语用预设的基础。

[关键词] 语用预设; 本体论; 可能世界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4-0098-04

预设又译为前提, 由德国哲学家 Frege 于 1892 年在《论意义与指称》一文中最早提出预设 (presupposition) 现象, 之后预设成为哲学家、语义学家和语用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并引发激烈讨论。然而, 预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界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争论最为激烈, 后来渐渐平静^[1]。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对预设投射问题进行认知解释^[2-4]为预设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但局限于知识论层次的解释。然而, 追本溯源, 预设问题却存在着概念的误读, 即在本体论层次上存在矛盾, 其表现为语用预设理论和语用预设的实际运用之间存在思想前后不一的逻辑矛盾。本文通过对语用学经典文献的解读, 揭示出这一矛盾, 同时, 本文通过可能世界的哲学理论的小心求证, 大胆的提出预设不存在投射问题和可取消性, 从而化解这一矛盾。

一 理论综述

通过阅读国内外数十篇语用预设的文献和几本专著, 我们发现关于预设的基本概念的解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我们将基于 3 篇语用学的经典文献对语用预设进行分析: 一篇是 Stalnaker 的《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发表于 1974 年, 另外是两本同名专著 Levinson 和 Yule 的《Pragmatics》, 因为这 3 篇文献对基本概念阐释详尽, 且具有代表性。

(一) Stalnaker 的语用预设

Stalnaker 指出预设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 并且认为语用解释更接近预设的通常的观念, 更能去除语义关系带来的迷惑。Stalnaker 指出“是人而不是句子, 命题或言语行为做出预设”^[5]。同时, 他又归纳 4 条将预设进行语用分析的优势, 即预设独立于真值条件之外, 而与语境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就是预设不受着值条件的限制。Stalnaker 的这篇文章对前提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语用学的文献中引用率较高^[1]。事实确实如此, Stalnaker 的文章在理论阐述上是正

确的, 并且是难以超越的。但其论述所谓两类事实动词 (factive verbs) 却受到了 Karttunen 的观点的影响, 陷入了就词汇论预设的偏见。

(二) Levinson (1983) 的语用预设

Levinson 在专著中系统的介绍了语用预设的逻辑哲学起源及预设理论的发展, 区分了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 如 Karttunen (1973) 的预设触发语 (presupposition-triggers), 预设投射问题, 预设的可取消性等^[6]。认为预设与会话含义的性质一样, 是一种语用推理。作者重点介绍了 Karttunen 的预设投射理论。在区分语用预设和语义预设时也着重介绍了 Karttunen & Peter 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从词汇的层面入手分析预设的可取消性, 预设的投射问题。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但却偏离了语用预设的本质, 与其说他用词汇解释语用预设倒不如说他在语用预设的现象中, 解释词汇的语用特点^[7,8]。

(三) Yule (1996) 的语用预设

Yule 着重讨论了预设和蕴涵的关系和差异以及两种不同的投射问题。理论上与 Stalnaker 观点一致, 认为预设是说话者在说出话语之前所基于的假设, 是说话者, 而不是话语, 拥有预设。而蕴涵则是话语内的逻辑关系。同时, Yule 还讨论了前提触发语和投射问题。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对理论的误读, 主要还是表现为在实际解释理论时基于的是语言形式而不是语言的意义^[9]。

其实, 关于语用预设的理论阐述, Stalnaker 的观点十分正确但是没有被人们所真正的理解。语用预设理论上的阐述, 逻辑严密, 论证清晰, 有很高的统一性, 语用预设的基本共识是: 预设是语境中的预设, 说话者拥有预设, 而不是话语、行为和词汇。语用预设是一种语用推理, 说话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 无真假之分, 有一定的度的区分, 基本不受语言形式的影响,^[5]并且是一个整体的意义概念, 不可切分

[收稿日期] 2008-12-08

[作者简介] 谢韶亮 (1981-), 男, 安徽全椒人, 渭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

为部分机械的理解^[10]。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当谈到预设是语用推理时,基于的则是听话人为主体,此观点在 Stahaker 的书中未出现,并且,我们认为此观点不是预设的本质特征之一,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预设是动态的,不仅仅是基于说话者为主体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作为分析工具使用,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做详细讨论。关于预设的认识何自然和陈新仁有着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

“第一,前提虽然与语言形式有关,但毕竟不是语言形式的必然产物,而是说话人的一种主观假设;因此,想仅仅从语言形式入手确定或预测前提必然会碰到很多麻烦。美国学者 Yule (1996) 曾经正确地指出,词或短语不拥有前提,只有说话人才可以拥有前提。第二,先是话语中的前提应当以一个完整的句子为单位,应从整体看它们的前提,而不能肢解一部分,说它有什么前提,然后又说被另一部分‘取消’了。持这种看法的人本身就犯了一个‘前提’错误,即认为前提是孤立的,静止的。其实句子尤其是复句是一个整体,当我们谈到用前提的时候决不可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9]

二 实际运用的矛盾

(一) 可撤消性

几乎所有的语用学文献都认为预设在一一定的语境中是可以被取消的,我们以 Levinson 的 Pragmatics 一书为例。

- (1) a John doesn't know that Bill came
b I don't know that Bill came
c Bill came

在此句中动词 know 表现出了预设的不对称性,当主语是第二或第三人称时,预设部分是正确的;而当主语是第一人称并且是否定形式时,预设失灵了。

- (2) a Sue cr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
b Sue finished her thesis
此句中 a 预设 b, 然而下句 c 却并不预设 b
c Sue d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

- (3) a It isn't Luke who will betray you
b Someone will betray you

但是在下面的语境中预设 b 又一次的被取消了。

c You say that someone in this room will betray you. Well maybe so. But it won't be Luke who will betray you, it won't be Paul, it won't be Matthew, and it won't be John. Therefore no one in this room is actually going to betray you

在上述的语境中,由于最后一句话的出现取消了原先应具有预设 b^[6]。

上述 3 种例句具有预设可取消性的代表性,但是我们基于上述语用预设基本理论发现,所谓可取消性是个假命题。首先,预设的基本理论认为预设是具体语境中的预设,上述 3 种情况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加以分析,而仅仅通过抽象的句法亦即语言形式,不足以说明各句的预设到底是什么;其次,预设不是具体词或句子的预设,而是说话者,并且不能以语言形式来决定复句的某个部分是预设,而应当是在意义上决定什么是预设。如果说上例最后一句话将第一句话的预

设取消了,那么,那句话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即使保留也只是无意义的语言符号而已。预设是说话者用语言表达之前就作为意义存在了。所以 Karttunen 将语用预设的情况归结为 31 种触发语,以及他提出的漏洞、塞词和过滤词的理论是不科学的,词汇不是预设的产生原因,若是真要探讨预设与词汇的关系,那么顺序应当是先研究预设的意义,然后再从多方面研究语言形式,词汇研究只是其中之一。预设是因,词汇等语法形式是果,而非其反面^[6]。这种以语言形式来断定预设与理论上是按照语义来断定预设的矛盾,在 Karttunen 的例句中可以发现。例如,在 Levinson Pragmatics 一书中,举了 Karttunen 的一个前提触发语的句子:

(4) 12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If Hannibal had only had twelve more elephants the Romance languages would/would not this day exist

Hannibal didn't have twelve more elephants^[6]

若是按照 Karttunen (1973) 从形式上分析的话,预设应当是虚拟语气从句的语句形式 Hannibal had only had twelve more elephants 可此处, Karttunen 却从意义上决定预设,其标准变化不定。所以,就预设的本质来说,预设的可取消性的说法不能成立。预设应当是视具体的语言使用环境而定,是灵活机动的,是动态的。

(二) 预设投射问题

Frege 认为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构成了整个句意。基于这一思想,Langendoen & Savin 提出复句的预设是其组成部分的预设的简单相加,若 S_0 是一个由分句 $S_1, S_2, \dots, S_n$ 组成的一个复句,那么 S_0 的预设 = S_1 的预设 + S_2 的预设 + ... + S_n 的预设^[11]。但是语言学家认为这过于简单化了。即产生了预设的投射问题:分句的预设是否可以成为整个句子的预设。Levinson 明确指出有两种投射问题:一种是预设语境中存留而蕴涵消失;另一种是蕴涵存留而期望的预设消失。为了解决预设复句中消失 Karttunen 从词汇入手提出了塞词-漏词-筛词理论。

然而以上理论阐述从语用学的观点出发却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从语言形式定义预设,本末倒置;其次,仅从语义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句子的意义绝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系统论告诉我们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相加之和,更不要说预设投射问题了,就意义来说根本不能机械的分解复句。最后, Karttunen 以词汇的解释代替句子意义的解释,在出发点上就是失误,预设投射问题主要不是词汇问题,也不是句法问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意义上来看语用预设不是在投射时消失了。

这种矛盾源自于语用学是直接地将预设的概念从哲学和语义学借用过来,不考虑语境的因素,不加消化的堂而皇之的生搬硬套,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所谓的预设的可取消性和预设投射等问题。这些问题经过本文的梳理和论证都是人为强加语言现象之上的。语用学家对预设的理论界定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在解释具体话语时其指导思想受到了哲学和语义学的影响,过于机械和形式化,并没有在语用学体系内达到理论阐述和语言事实解释的一致。

近年来,国内一些语言学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入手,给预设提供解释,这些解释虽然前进了一步但基本上还停留在过程和知识论层面,并没有在本体论上做出探讨,这必然是一个遗憾,且这个遗憾是由于其理论缺陷而不可避免。

三 语用预设与可能世界

针对上述理论与运用的矛盾,我们用可能世界的视角修正语用预设的实际运用,认为可能世界是语用预设的基础亦即意义的基础,使预设理论与其在实际运用中的不一致得到统一。

“可能世界”概念最早由莱布尼兹提出^{[12] 226};

“我们的整个世界可以成为不同的样子,时间、空间与物质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运动和状况。上帝在无穷的可能中选取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可能。世界是可能的事物组合,现实世界就是由所有存在的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一个最完美的组合)。可能事物有不同的组合,有的组合比别的组合更加完美。因此,有许多的可能世界,每一由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就是一个可能世界。”^[13]当代哲学大师 Lewis 同样对可能世界做出了阐述:

“我相信存在有不同于我们刚好在其中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其他一些可能世界。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那就是事物本可能不是它们现在的样子,这是确切无疑的。我相信,并且你也相信,事物能够以无数多种方式不同于其实际情况。而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改成日常语言来表述的话,则可以允许这样解释,事物除了现在的这种状况(实际存在方式)之外,还可能有许多方式存在的。就其表面值而言,这是一个存在量化。这就是说,存在着适合某种描述——即事物的可能存在方式的许多实体。我相信,事物能够以无数多种方式不同于其实际状况;我相信,对于我所相信的东西的释义是可允许的;我就其表面值来理解这种释义,因此相信,‘事物本可能存在的方式’的实体的存在,我情愿把它称为可能世界。”^[14]

Lewis 认为可能世界是存在的,并且其他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同样真实的。简而言之,世界就是由无数的可能世界所构成,而现实世界,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可能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Lyons 指出可能世界是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去解释的,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是真实存在的,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表现 (representation), 并且语言通过某种规则 (rule) 或是功能 (function) 应用于现实世界^{[12] 118-119}。基于可能世界将世界划分为可能和现实这一观点,并结合具体语境我们尝试揭示预设的本质。在语言学中,我们同样认为可能世界是处理命题的真假及其真假关系的一种技术手段。

首先,预设是意义的预设而不是语言形式的预设。例如:

(5) He stopped smoking >> He used to smoke

(6) They started complaining >> They weren't complaining before

(7) You're late again >> You were late before

同理, Sue d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paper >> She didn't finish her paper

其次,预设是说话者的预设。例如,

(8) The king of France is/ is not bald >> There is a king of France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要说话者说出上述话语,那么,基于他的思想他就预设法国国王存在,至于当今到底有没有法国国王则另当别论,这本质上不是一个真假命题的问题。

最后,预设应当是具体语境中的预设,不可机械地分割为部分。例如:

(9) You say that someone in this room will betray you. Well maybe so. But it won't be Luke who will betray you, it won't be Paul, it won't be Matthew, and it won't be John. Therefore no one in this room is actually going to betray you.

传统观点认为预设 someone in this room will betray you 在最后被取消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预设是语境中的预设,是个整体的意义概念,基于整个段落和说话者的意图,真正的预设应当是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no one will betray you 而这段话的其他句子则是可能世界的构建,为最后一句话提供基础,这一切都是从意义上来说的,预设只是抽象出来语境中意义的本质,而不是语言形式的共同之处,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语言形式是因为说话人希望前景化某些意义,以达到强调的目的。基于这样的预设,才使得这段话在意义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亦即语篇。

我们认为,从意义而不是形式上确立预设是预设的正确逻辑,例如:

(10) It is possible that John has children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his children are away.

若在具体语境中,说话者的预设首先应当是她的态度即不确定的态度,而后面的陈述则是可能世界的选择。上句话,也可以表达为: It is possible that John hasn't children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his children are not away. 其实这就是一个可能世界的全息图,通过意义的排列组合构建出所有可能世界意义的可选择性,为语用预设提供基础。说话者在表述话语时可以在不同的世界中选择亦即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可能世界,这就是预设。所以,像这样一类句子的预设应当是从句意义的重新表述,而不是投射问题。上句 (10) 就同时预设 John has/ hasn't children 和 His children are / are not away. 从意义上来说就是所有可能的意义表达,系统功能语言学称之为意义潜势,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体现关系,是潜势的现实化^{[15] 17}。关于这种 Halliday 体现 (realisation) 关系的逻辑,胡壮麟指出“能干什么‘体现于’能意味着什么”,“能意味着什么‘体现于’能说什么”,并且他还认为这种体现关系“使我们语言本质的了解扩展到语言的外部”^{[15] 34}。因为语义是语言系统对语境,即行为层或社会符号层的体现^[16]。由此可见,可能世界也是有层次或层级性的。由于篇幅有限,语用预设的可能世界层级性表现暂不作讨论。

例如上面所谈到的另一个例子, Sue d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paper 其实也同样暗含有可能世界的构建,其基本的可能世界的意义: (a) Sue died but did not finish paper,

(b) If Sue did not die she may finish her paper 无论如何, she finished her paper不是投射出现了问题, 如果整个这句话是按照语用预设而不是语言形式来理解的话。

用同样的方法, 其他情况的预设都可以得到确认, 尤其是条件句的预设更是可能世界的构建和选择。反之, 如果预设真的在句内存在取消性和投射问题, 那么, 语言没有世界支撑作为基础, 说话者本身又如何能表达呢? 被取消的预设又是什么呢? 如此, 语言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符号。另外, 若是说话者可以表达意义, 那么, 他所作的就是通过一种语言形式(词, 句子等)前景化意义, 而可能世界意义则构成整个意义的背景, 非如此, 我们不能表达意义。这就好比语言形式是冰山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 整个意义就是整座冰山, 但是也不能仅根据看到的冰山一角就决定整个冰山的形状。同样, Jaszczolt指出每一个命题都存在于一个可以使该命题为真的可能世界, 并且命题就像是一个筛子去筛选一个可能世界。^[17]

四 结论

通过对理论表述和具体例证的分析, 我们揭示出语用预设的误读主要在于预设的是意义还是语言形式, 阐明了预设的可取消性和投射问题是人为强加于语言形式之上的, 也就是说预设首先是意义的然后才是形式上的, 揭露了预设解释本末倒置的逻辑矛盾。我们认为预设是意义的预设, 是基于可能世界的意义选择, 是动态的语用推理。也就是说, 我们所见的语言形式的意义不一定就是语用预设意义, 甚至语言形式意义与语用预设的意义相左。正是由于许多可能世界的存在才使得预设得以成立, 被表述和理解。所以, 经典文献中对语用预设的断定, 尤其是, 在处理预设的可取消性和投射问题时, 所基于的评判标准是语言形式, 我们认为是对语用预设的误读。违背了语用学对意义研究的宗旨, 也违背了语用学是研究具体语境中意义的宗旨。我们希望通过修正这种误读还语用预设本体论以原来面目。

[参考文献]

- [1] 何兆熊. 语用学文献选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737- 771.
- [2] 王文博. 预设的认知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1): 34- 39
- [3] 陈家旭, 魏在江. 从心理空间理论看语用预设的理据性[J]. 外语学刊, 2004(5): 8- 12
- [4] 马国玉. 预设投射问题的认知解释[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3): 49- 54
- [5] Stalnaker R. C., in Milton, K., Munitz & Unger P. (eds). Semantics and Philosophy[M]. New York University, 1974: 471- 481.
- [6] Levinson, S. C. Pragmatics[M]. Cambridge CUP, 1983: 184
- [7] Karttunen, L. Presuppositions of compound sentence[M]. Linguistic Inquiry, 1973, (4): 55- 69
- [8] Karttunen, L. & Peters S.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In Oh & Dinnee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II: Presupposition[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1- 56
- [9] Yule, G. Pragmatic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0] 何自然, 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149
- [11] Langendoen D. T. and H. B. Savin. The projection problem for presuppositions. In Fillmore J. C. and D. T. Langendoen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M].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1: 55- 62
- [12] Lyons J. Linguistics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3] 周礼全. 模态逻辑导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397
- [14] Lewis D. Counterfactuals[M]. Cambridge, Mass., 1973: 84
- [15] 胡壮麟. 功能主义纵横谈[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16]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46
- [17] Jaszczolt K. M.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eaning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M].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65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Rethinking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XIE Shao-liang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 Weinan 71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the misunderstood discussion of the previous concept of the presupposition, mainly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upposi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form and meaning, and then discusses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the presupposition, and that possible world is fundamental to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Key word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ontology; possible world